

淮南子卷十九

武進莊達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脩務訓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因以題篇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

如此者乃得道之像

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乃可謂得道之法也

吾以為不

然嘗試問之矣

以為不如或人之言嘗問之于聖人矣

若夫神農堯舜禹

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

言五人可謂聖人耶有論者何能廢其道

也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

言不得無為也

古者民茹草

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蜺之肉

達吉按太平御覽蜺引作蚌

時多疾

病毒傷之害

害患也平御覽引疾作疹

於是神農乃始教民

播種五穀

菽麥黍稷稻也

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

相視也燥乾也瘠角

高陵也下濕也 達吉按 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

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此神農之為也

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 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西教

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 沃民西方之國黑

所聚故曰幽都今雁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放

遠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

謹堯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 放棄也謹堯堯使臣也崇

放三苗國民 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 堯時有共工

於三危也 治水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東極之山是則堯之為鴻

殛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

室南征三苗道次蒼梧 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

死蒼梧葬于九疑之山在蒼梧禹沐浴霑雨櫛扶風勞

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為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

梳櫬也遠吉按中立府四子本作沐浴霑雨梳櫬扶風太平御覽引

無浴梳二字決江疏河決疏道東注于海故言疏鑿龍門闕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鱣魚遊其中上行得上

言鑿伊闕山名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脩彭蠡之入洛水故曰闕也達吉按鱣一本作鱣字

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脩治也彭

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四載山行用藁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菹隨循也栞石栞識之四海之內凡萬國

禹定千八國是揚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禹之所為也

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布德施惠以振曰以致聰明猶富也野民曰氓

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幼無父曰孤孀寡婦也百姓雜家謂寡婦曰孀婦

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

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是譙賁也讓夏此五桀之罪過也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為之也

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情

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遠吉按挈一石之

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

乎遠吉按太平御覽作任海內之事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人

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

之窮是故禹之為水遠吉按太平御覽無之字以身解

於陽盱之河為治水解除之解陽盱河蓋在秦地湯早以身禱

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聖人憂

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繆也且古之立

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

也逸安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

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齊等也

達吉按藏木無一字葉本有太平御覽引亦有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

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翼佐也絕國殊俗僻遠幽

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猶及也

立置以為遠國君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

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

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

伊尹處于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調陰陽行其道詩曰實唯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呂望

鼓刀而入周呂望姜姓四岳之後四岳左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呂望其後居股乃屠于朝歌

故曰鼓刀入周自殷而往為文王太子百里奚轉鬻百里奚虞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于齊也

臣自知虞公不可諫而去轉行管仲束縛管仲傅相齊

白賣於秦為穆公相而秦與也孔子糾不

子糾之難而奔秦束縛以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

歸齊桓公用之而伯也其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温麻行諸國汲是以聖

汲於行道也達吉按突音深俗本作突字誤

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

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為

之事治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蓋聞傳書曰神農樵

作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

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

姓甚矣甚重也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職不動思慮

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

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禾稼春生人

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加功謂是麩是裴聽其自流

待其自生則繇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

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

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詐也

事成而身弗伐伐自矜大其善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非謂其

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燠井以淮灌山此用

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火不可以燠井淮不可以灌山而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

有為也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輻山之用藁夏

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此皆因其

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為言無為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也體

行也理道也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

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

墨子名翟悼傷也

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

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

自從趨走郢楚都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

曰臣聞

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

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

且攻之乎

頓罷挫辱折銳精攻無罪之實故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

王曰必不

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

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

攻宋曷為弗取

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器械設施也

墨

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

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

人猶於下也

是乃偃兵輟不攻宋

輟止也

段于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

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敬有德曲禮曰軾視馬尾又曰兵車不軾尚

威武也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

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

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

寡人敢勿軾乎勿無也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

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

雖以已易寡人不為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也吾日悠悠慙

于影影形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

諫曰段干木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

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

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蹠蹠趨走也段

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

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

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于存國

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甑或以盆盂其方

員銳楯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

誥也異轉而皆樂

轉音聲也

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

一也

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狄八類

夫誥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

微應也效驗也

憤於中則應於外

憤發也

故在所以感

感發也

夫聖

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

效功也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

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

人性各有所

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

推此揆之故不

欲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人馬

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

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

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齧咋足以嗜肌

碎骨蹶蹏足以破盧陷凶咋齧也嗜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

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壅弗

敢辭達吉按太平御覽一引作弗敢辭也一引作弗敢違戾故其形之為馬馬不

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龔蟲也無知也而可以通

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

仁帽憑而為義帽憑盈滿積思之貌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

道者堯舜文王也言有善性命可教說者聖人不學而知之者堯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沉酗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是也

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弟能化詩云誨爾諄諄聽

我藐藐是其類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

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達吉按文

選注引許沅注云陽文楚之好人也與此畧異唵腭哆嚙籩蔕戚施雖粉白黛

黑弗能為美者嫫母妣惟也唵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腭讀夔哆讀大口之哆嚙

讀楚薦氏之薦籩蔕偃也戚施僂也皆醜貌嫫母妣惟古之醜女嫫讀如模範之模妣讀人得風病之靡惟讀

近妣妣惟一說讀曰莊維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

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諭也諭導也而芳澤之所施

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眾也

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

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

食以一躡之難輟足不行惑也

躡躡楚人謂躡也言以飽而不食躡而不行諭

丹朱商均不可教也而非學故謂之惑也

今有良馬不待策鑿而行駑馬雖

兩鑿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鑿而御則愚矣

為良馬能自走不復

用筆得駑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

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

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

武士也楚人謂士為武摺折也

為此棄干將鏃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

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

九天八方中央故曰

九頂極高底極卑也

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

公平

夫橘柚

冬生而人曰冬死冬死而人曰夏生夏生而人曰夏死

衆多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

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本

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胡人氏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氏為本也

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駮駮忿戾惡理不通達胡人性皆然亦舉多駮讀似質緩氣言之

者在舌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訛訛者言訛讀燕人言頭乃得越者

趨操善趨者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謂之訛同也

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儒家年一十無夫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

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鬣冉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

之色洞達聖道也一言而萬民齊一言仁言也齊無倦舜二瞳子無私無所愛憎也

是謂重明言能知人舉十六相作事成法出言成章作事為後世所法論語舜

有天下煥乎其有文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宄也大通天下

章巍巍乎此之謂也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宄也大通天下

害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乳所以養人故曰大仁也天下所歸百姓所

親文王為西伯遭紂之虐三分天下而有二受命而王故曰百姓所親也臯陶馬喙是謂

至信喙若馬口出不言皆決獄明白察於人情察猶知也禹生

於石禹毋脩已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契生於卵契母有娥氏之女簡

幅背而出詩云天命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

史皇或曰頡皇羿左臂脩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達吉按吳

云賢者高注非是此乃堯時之羿耳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

生以千歲為近今無五聖之天奉堯舜禹湯周文四俊

之才難才千人為俊謂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

欲蹙水也蹙履夫純鈎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

則不能入純鈎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及加之砥礪摩

其鋒剗則水斷龍舟龍舟大陸剗犀甲言利明鏡之始

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元錫摩以白旃鬢眉微

豪可得而察旃摩微細察見夫學亦人之砥錫

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以用也知者之所短不

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賢者之所不足

不若衆人之有餘也衆凡何以知其然夫宋晝吳冶刻刑

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冶刻鏤刑法亂其爲

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及猶蔡之幼女衛之稚質蔡國

陽河曲衛故在河內後徙頓相纂組雜奇彩抑墨質揚

赤文相叩椽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短沒黑耳亦言其巧

言其巧也禹湯之智不能逮言不能及二夫天之所覆地之

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

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蚊行蟻動之蟲喜

而合怒而鬪

攫搏也肆極也蚊讀車蚊之蚊蟻讀饒多之饒

見利而就避害而

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

一同人亦避害就利有不相如

故言雖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疆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

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

勢力也無稟受

於外

無有學問受謀慮於外以益其思也

故力竭功沮

竭盡也沮敗也

夫鴈順風

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

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繳銜蘆所以令繳

不得截其翼也螳知為埤糴絡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芄

芻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

防衛也

景以蔽曰

蔽擁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

辟陋之國

辟遠陋鄙小也

長於窮櫺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

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

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

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歷容成黃帝臣造作歷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為

衣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見世本奚仲為

車傳曰奚仲為夏車正封于薛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

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

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

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通萬物至眾而知不

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賢才也而皆脩其

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

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猶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

也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

彈復微攬援標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參彈并弦復微

撥也標拂敷也蔑蒙言其疾也微讀維車之繼攬使未

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攬撥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

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何則服習積貫之

所致故弓待徽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徽矯弓之

砥厲石也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砥諸治

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厝是砥木直中繩操以為輪其曲

中規規員之也隳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

器用唐碧石似玉又况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織微倏

忽變化與物推移推移猶雲蒸風行在所設施施君子

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

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遠以逍遙仿佯於塵埃

之外塵埃猶窈冥也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羣于俗此聖人之所以

游心若此而不能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

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辯別然否自娛樂蘇援世事分白

黑利害蘇猶索援別分別白黑知利害之所在也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籌策口視

非常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盡也究

極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必有遺業生有榮名遺餘

功業榮寵也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逮及然而莫能至焉者

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薄易之人懈惰于無幾多言已不暇日而不學

推此故也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沃地之民多

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

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疆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

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故之篇言

為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名可務立功可彊成事

也彊勉也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師所以取法則勵節亢高以

絕世俗不羣於眾也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耻聖道之獨亡

於已身淬霜露敕躄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淬浴敕猶箸也矯履

跌起也不從蹊遂曰跋涉故觸百舍重躄不敢休息里百

一舍躄南見老聃受教一言老聃老子字伯陽楚苦縣

足眠生南見老聃受教一言賴鄉曲里人今陳國東瀨

鄉有祠存據在魯南故曰精神曉洽鈍聞條達曉明洽猶了也

鈍聞猶欣然七日不食丈夫七日不食則為極如饗太牢牲

其曰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施延也達畧天地達猶通也畧猶

數察分秋豪察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言榮疇見稱譽世傳相語至

止今不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吳王闔閭與楚昭王戰于柏舉莫

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莫大

也囂眾也主大衆之官楚卿大夫大心楚成得臣子玉之孫彊敵謂吳蒙員石矢弩也一日發石也達吉按

錢別駕曰莫囂即莫敖能矢石者漢時謂之厥張士戰厥發石張挾弓也春秋傳曰旆動而鼓發石是也

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庶幾得安遂入不

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動而死言入吳不旋踵回軌而死勇然不如申包胥之

也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

在車曰士步曰卒如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

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敗於柏舉奔

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故於是乃羸糧跣走跋涉谷行羸

也一日囊跣走不及著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深谿

履也不蹊遂曰跋涉大壑游渡自楚犯津關躡蒙籠蹙沙石蹠達膝曾繭重

至秦所經由也犯觸觸津關則踐躡蒙籠之山

賦曰申重繭以存荆是也鶴跣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

灰灰顏色黻墨鶴跣立貌言不動不食涕液交集

以見秦王秦王秦哀公也曰吳為封豨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

楚封脩皆大也豨蛇喻貪也蠶食盡無餘上寡君失社

稷越在草茅寡君昭王越遠在于隨矣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啟

處遑暇啟跪處安也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

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傳曰卒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百人此云千乘步卒七萬不

合喻塞而東塞函谷一曰武關塞也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

存楚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壻之谿公壻之谿楚地烈藏廟堂著於憲法

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法也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

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一同聖人知時之難得務

可趣也苦心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怖肝猶戒

懼子發楚威王將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將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

兩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

克勝也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成務在於前遺利於後

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成猶立也

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強力也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

也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烈業也侯王懈惰後世無名世猶身也

達吉按京房易有世應郭夔
洞林以為身是世身也之證
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

絲詩云小正皇皇者華之篇
六轡四馬如絲言調勻也
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

人之有所務也路難也詩言常馳驅以忠信往謨難事
之不自專己存之至乃聖人之務也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
不能驚之也
喻於道者不可

動以奇喻明也非
常曰奇
察於辭者不可燿以名燿眩也名
虛實之名審

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遜欺也
狀貌也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

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言
為二聖所

作乃能入其說
于人人乃用之
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

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

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誦之諭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效言之不知其理故曰不明也

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

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歿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

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惠施歿

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惠施宋人仕于梁

周宋蒙縣人作書廿三篇為道家之言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

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救鼓不給何道之能

明也閭里也敲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為之昔者謝

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

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

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惠王因藏怒而待

之後曰復見逆而弗聽也聽猶說非其說異也所以聽

者易易革也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罪在以甘為苦非味

之過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名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甘

之名猶請也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

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姑梁問之因藏怒也郢鄆師有出新曲者託

之李奇師樂師瞽也出猶作也新曲非正樂也李奇古之各倡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云李

奇趙之善樂者也諸人皆爭學之諸衆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

曲此未始知音者也知非李奇所作而皆棄之故未始知音也鄙人有得玉

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鄙人以示人人以為石也

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王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

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實是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曰同也無以聽其

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

之事便珍貴之耳近世之事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

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

山之下荆人和氏得美玉之璞于荆山之下獻楚武王

是乃泣血證之為寶文王曰先王輕于削足而重今劍

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鉞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

之絕無側羸無文齧齒卷鉞鈍弊無刃託之為楚頃襄

人各鉞讀豐年之稔琴或撥刺枉撓濶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

側室爭鼓之撥刺不正枉撓曲弱濶解壞漏越音聲散

也側室或苗山之鉞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剗兕甲

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山桐

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也伐山桐以

之梓以為腹鳴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通人則不然

通千事類不然不服劍者期於恬利而不期於墨陽莫

邪墨陽莫邪美劍名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驂駟綠耳鼓

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濫脇音不和號鐘高聲非

耳所及也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畧物事也頌或作容達古按周禮和容杜子春讀作和頌攷古容貌字作頌容納字作容實兩分今則通用之

也聖人見是非若白墨之於目辯辯別清濁之於耳聽

清商也濁宮也眾人則不然然如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

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自不識父之顏心不哀也故夫學

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知獨別也玉石之相類者唯良

工能識之下和是也書傳之微者惟聖人能論之微妙論叙也今

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眾矣咳

孔墨之名而或不知其實非孔墨所作也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

五

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

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誠得清明之士執

元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元水也鑑鏡也皆

能見物言反易也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據扞也指書也

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乎昔晉平公令官為鐘鐘成而示師曠師

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平公曰寡人以

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汝師曠曰使後

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

之欲善調鐘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諭上句作書也為知音施也三

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者彼獨有聖智之實

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曾則也我則無聲名宣聞于閭里窮

巷之人無有知我之賢何故也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

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節我謂誕謾倨傲悠忽遊蕩輕物也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

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夔蛇則布衣韋

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

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其鼻而過之是也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

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笄婦人首飾珥瑱也阿細粉白

黛黑佩玉環揄步體搖動雜芝若籠蒙目視雜佩芝若

猶眇目冶由笑目流眺治由笑巧笑詩曰巧笑倩兮是

也口曾撓奇牙出馘補搖會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冒

也口曾撓奇牙出馘補搖會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冒

無不憚怵養心而悅其色矣憚怵貪欲也養心煩悶也

無不憚怵養心而悅其色矣憚怵貪欲也養心煩悶也

吉按錢別駕云憚讀探必非憚字據楚辭及馮衍賦應作憚餘為是形之譌耳今以中人之才

蒙愚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

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袖楚懷王之幸姬

善譎攻舞因名鄭舞一說鄭重攻舞也繞身若環車輪到也曾撓摩地扶旋猗

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會撓摩地鼓車平解扶轉周旋更曲意更為之擬象也達吉

按太平御覽引曲作回高注云轉更也回意更回也身若秋葍被風葍白芷香草也被風言其

弱也髮若結旌屈而復舒也騁馳若驚騁馳言其疾也達吉

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熙戲也舉援也梧檟檟梓皆大木也句枉曲枝也枉或作捩也

媛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媛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龍天矯燕枝拘言

蘊若蟠龍燕枝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大條以木舞扶疏繁矚貌

龍從鳥集搏援攪肆蔑蒙踊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巧

蔑蒙踊躍言其疾也

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

觀者見其微妙危險皆為

之損動中心酸酢其足也

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

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

倡衣脩擢舞為後曲也

夫鼓舞者非柔縱

言非其人生自柔弱屈句委縱也

而木

熙者非眇勁

眇絕也言其非能自強力也

淹浸漬漸靡使然也

淹久也浸漬漸于教久使之柔縱眇勁靡教化使之然也

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

有時而修

長者令長之長

砥礪礪堅莫見其損有時而薄

有時積時

言非一日教化亦然也

藜藿之生螟螟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

棟

加猶益也櫨屋也 榱桷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

棺舟

知猶覺覺其大 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

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

美善也

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以說在上章也

臨淵魚光即出之附也

美難求序詠詠張非外至

謝世其大失事序長與善序小難知善也

賦其坐非一謝林斯章之坐非古學而約賦姑可以

言非一日終終寧之坐雖難然日賦雖中不和以

律和而趨其音合而謝難望莫良其賦序相而

乘歸其便難望其妙人更之長效坐木之具莫良其益

淵蓋我知也其音自新對其漸樂對然也

大前羅賦天鼓聽音非樂樂其其人坐自乘而木

其賦其也亦外代命斜行難矣斯或難也

言其也且夫博音莫不識也

其音也

淮南子卷二十
武進莊達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
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
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
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
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疎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
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
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
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燧未轉

縣燧邊候見虜舉燧轉相受行

道里最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

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噦矣魚潛居知雨也以

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

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

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

心吐噦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

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

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

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

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

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

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

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感亂而虹蜺見萬物

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

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

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璠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

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魯般不

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牙也

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

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

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

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

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

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
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
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邱阜不能
生雲雨涪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蚤
蟣蚤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
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

蛟龍鼈屬也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

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

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

棲神於心靜莫恬淡訟繆胸中

訟容也繆靜也

邪氣無所留滯

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
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修之哉聖主在上

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
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
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
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
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
扶老負釜餽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
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
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
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卽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
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買田漁皆讓長讓長分別長者得多
而辯白不戴負辯白頭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

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割微者正心也賞善
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
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
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
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
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

則必大也化而
欲作則小矣

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

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
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
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
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

鑠木金之勢不可斷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
窳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
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
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
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
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
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
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
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
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
兵也

搜簡車馬出曰
治兵入曰振旅

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

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
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
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
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
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
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
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
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
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
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官有十二月之政令以調
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蓄俯視地理以

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墾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
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
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
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
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
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辯長幼之序
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
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
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
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
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

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

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

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昭華玉名以

為雖有法度而絃弗能統也絃堯子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

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

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

也夔堯典樂官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

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

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

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圉也以

奉宗廟鮮矯之具生肉為鮮乾肉為矯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

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
契后稷臯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
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
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
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
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
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
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
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
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
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

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

皆適調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而皆和無適調字六藝異科而皆同道達吉按太

平御覽無同字温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

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達吉按太平御覽尊作揖禮之

為也寬裕簡易者達吉按太平御覽裕作和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

達吉按太平御覽幾作譏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樂之

失淫樂變至於鄭聲淫也詩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書之失

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伎禮尊尊卑尊不下卑故伎

亂春秋貶絕不避王人春秋之失訾春秋人之過相訾也六者聖人兼用而

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

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

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方轅

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駢服車中央馬也帶不厭新

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

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

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而春秋大

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

待傅母不至不下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

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

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

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踪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

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

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爲天下去
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
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
父也故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可
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
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
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
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
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
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
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

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
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
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
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
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澹也寸而度之至丈
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
米煩而不察

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闕
絲數米則煩而無功也

故大較易爲智曲

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
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
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衆
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

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
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
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
甌甑有萁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
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
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
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
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爲簠
圓中者爲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
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
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
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謨南風之詩

而天下治周公肴膳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

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趙政秦御史冠蓋接於郡縣

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

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

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

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

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伐國

逆天之行則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

時必有大禍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菑不

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

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

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
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
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
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
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
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
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
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
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
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

青苔水垢也

不治其

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掘上有若字

茨其所決而高

之

茨積土填滿之也

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

衰下也

雖有腐齧

流漸弗能汙也

腐齧骨也漸水也太平御覽漸作嘶嘶字為是

達吉按

其性非異

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

啟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

可美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風俗可遷矣

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

而調藥貴其摩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

言人之喘息脉之病可知

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

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

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

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

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
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
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
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
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
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
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
待渠壟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
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
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
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

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劓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

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

聖王

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劓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

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在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

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
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
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
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
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
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
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
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
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
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
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

伊尹七十說湯

而不用于是負鼎俎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

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

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

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

蒙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

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

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此皆欲平

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

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

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也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

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

必蒙正以自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
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
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趨
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
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竝流不注海
者不爲川谷趨行躋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
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
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
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
於善者

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
魏文侯臣故皆歸于善

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

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

使百姓不違啟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
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
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鳴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
者不妄發揮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
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
可立也知能躋馳百事竝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
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
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
刎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
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
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

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

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

柰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

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

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

師起容關達吉按太平御覽關作閭至浦水士億有餘萬達吉按太平御覽無

士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

以麾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以作而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達吉按太平御

覽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達吉按太平御覽德作譽此失

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鄴鎬之地方

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

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

縱牛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譎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

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

龍之鐘楚為九龍之鐘以縣鐘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此下許慎注云刻鐘為九龍縣鐘也 賈子云

毀十龍之鐘也鞭荆平王之墓 荆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讐 舍昭王之

宮吳之入楚君舍平君室大夫舍大夫舍也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

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之鬪

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

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伐齊以恐吳次於乾谿也外

內搔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弃疾公

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饑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 枕塊

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

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
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
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鄴百
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邱以
歸

凡伯

周大夫使于魯而戎伐之楚邱

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

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

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

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寘室之中雖

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

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戶發牖從寘

寘見炤炤乎從寘寘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

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旣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

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

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

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

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

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人作之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

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

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

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

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

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

謂知略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制度構

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

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

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

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

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

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

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啟塞啟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

之術也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生之

憤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從張儀說為衡皆掇取之權一切

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

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北逐走庸常也弦高誕而

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

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

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

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

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水

之嘔謂曲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

筑而嘔於易水之上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軻刺之高漸離宋意皆太子

丹之客筑曲二十一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

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

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

不和朱弦漏越朱弦練絲漏穿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

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

者也吹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

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

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鞅申子韓非蘇

秦張儀也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

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

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

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

稼生子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

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

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

也師延為平公鼓朝諤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

寫之蓋師延所為紉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

作朝諤北鄙之音也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紉子師延作靡靡之樂紉亡大息

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

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

實質也

巧詐藏于

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

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

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

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

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

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

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商

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

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

吳起

為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

滅爵者收滅羣臣之爵祿

商鞅之立

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之法亡秦

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

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

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嘆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古之史蘇曰俠以銜骨齒牙

也為禍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

池非不捷也軍之所獲為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

白奔莒小白齊桓公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

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謨

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伐狄

勝二魯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魯莊公使

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

桓公不背信諸侯朝之也九拂九見禍福之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山是折

投拂不見處也原蠶一歲再收也原再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

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稻相似

耨之為其少實不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

子婦跪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

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纁而親迎非不

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

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

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

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

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

蚤而人弗庠者為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

者為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

彼者故行碁者或食兩而路窮行碁謂大博也或子踣而取勝

子踣子對家奇一碁也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不可以為法故

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

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

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

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

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讜堯何遷有苗智

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

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

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

也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
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名無損於世也

取者救行家者救命

一某也 偷利不可以為

不知人材之美者也

也愛人則無嗔則無怨

行禮之事在形不在

正不無怨怒之心則

自故書曰能損且惠

有玉過人之材

二書不立縱察慧對

此俱執于姓女言也
姑才莫大然愛人
狀莫大然吸人

淮南子卷二十一

武進莊遠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要畧

作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畧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

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元妙之中才繁然足以

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

純樸大宗

也大宗事本也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

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

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

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

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

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原

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

之氣合為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軫也託小以苞

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

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覺則尊天而保真

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

情執其大指以內治五藏洽潤灑濟肌膚被服法則而與

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近也若轉丸掌中

足以自樂也倣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坪有無之精羸繞

匹也坪靡煩也達吉按坪一本作坪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成生之形使

人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

變化之紀說符元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大一

神之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

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

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

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

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

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

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

二節一月為人一節以為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從正月始也轉於無

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事日

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

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

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

取。擣擣取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物之可以喻

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

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

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

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

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竝明宵夜。審死生之分別。同

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

其精神。無靜其翫。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

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

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

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披散也。

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

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

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提挈也。考之參伍。所以使人

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

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

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

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

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匱乏也。齊俗者

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

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擘分道也。

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

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

箴縷繚繚之間。繚繚也。箴也。攢掇啍齶之郅也。攢詰也。掇塞也。啍齶錯悟也。

接徑直施。施也。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

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兼稽

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

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

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

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敢為

主而為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

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窅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肩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搏困搏圓也困羸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兆朕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壇場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爲常，恬淡爲本，則懈墮分學，縱

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幾庶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

清平之靈。館舍澄徹神明之精。澄清也。徹澄別清濁也。以與天和相

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

德形於內。以著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

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

景星在月之旁。則助月之明也。

祥風

至。

風不鳴。條也。

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

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

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

鴻大也。烈功也。

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

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

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

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

始。則不知所做。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

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

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

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

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
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
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
方知汜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
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
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
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
區人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
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
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
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

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沌之中而不知覺寤乎
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

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八八變爲六十四卦

伏羲示其象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

攬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

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

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

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

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

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

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緩所以洮汰滌蕩

至意洮汰潤也使之無疑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

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

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

九野九野八方中央也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擗山川擗屏去也其

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

日月而不燒挾至也燒光也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

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

歛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酒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沉酒淫酒也成市

言集者多也作為炮烙之刑剗諫者剔孕孀天下同心而苦

之文王四世武王凡四世也累善太王王季文王修德行義處岐周之

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遠古按太平御覽垂作分文王欲

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

之謀生焉

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

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

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

薄少也賦兵也

躬擐甲胄

擐貫著也

以

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

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

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

殯大

歛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

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祿

禴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

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

為殷後使管蔡監之

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

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

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

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

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

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

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說易也厚葬糜財

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

下大水禹身執蘖垂以為民先遠吉按太平御覽蘖垂作畚插為是此誤也

剔河而道九岐剔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為九以入海也遠吉按太平御覽作疏河而道九

支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則為九辟五湖使水辟人而相從也而定東海

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擯排去也濡不給挖挖拭也歿陵者葬陵

歿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

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

綫曰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沃田少而民多智

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

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

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辯辯別也作為路寢之臺

族鑄大鐘族聚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鐘

聲似雷震雉應而响鳴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响作一

朝用三千鐘鐘十斛也贛賜贛賜也梁丘據子家噲

導於左右二人景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

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

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

者為右恃連與國怙恃連與之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